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十一冊

唐代茶業之研究

陳欽育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1 冊

唐代茶業之研究

陳 欽 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茶業之研究／陳欽育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

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11冊）

ISBN：978-986-254-236-1（精裝）

1. 茶葉 2. 製茶 3. 唐代

618

99012980

ISBN-978-986-254-236-1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254-236-1

唐代茶業之研究

作 者 陳欽育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年3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代茶業之研究

陳欽育 著

作者簡介

陳欽育，民國 42 年（1953）生，臺灣雲林縣人，文化大學史學博士。目前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曾分別於民國 69、73 年，通過國家考試——普考、高考「博物館人員」類），並兼任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專攻歷史、藝術及博物館學。曾發表多篇與臺灣史、中國史及博物館學等相關文章，為學界所引用。近年來，更熱衷於臺灣鄉土踏查，包括臺灣史蹟、文化活動及平埔族後裔等探訪，以貼近鄉土，想像及還原、復振臺灣昔日人文風情。自認為接觸及研究文、史、藝術等，係其人生最踏實且永不渝的志業。

提 要

茶藝文化是我國傳統的固有文化之一，飲茶習俗，在中國歷史悠久，應是世界上最早懂得飲茶的國家，古籍上有關茶的記載不少，茶藝史料豐富，世無其匹，瞠乎其後。而唐代茶風極盛，影響後代極大，造成宋以後各朝茶風鼎盛，政府稅收大增，國用以饒，並視為與外族和議的重要媒介物。因此，唐代的飲茶風氣，實有承先啟後之功，其種種茶事問題，頗值得吾人加以深入的研究，冀明其茶風盛況。

本論文內容共分七章，都十五萬餘言，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茶之源起及其功用

第三章 飲茶風氣盛行原因及製茶、飲茶方法。

第四章 茶之產銷及其傳播

第五章 茶稅及其與藩鎮之關係

第六章 茶書、茶詩與茶畫。

第七章 結論

由於唐代茶風極盛，故茶之形、音、義等三方面，至中唐以後乃正式確立，並成定型。其時製茶、飲茶的方法，皆極講究，瓷製茶器，使用日廣，因而為日後中國製茶業之發展奠定了基礎。唐人有極豐富的種茶知識，《四時纂要》一書載之甚詳。因此，唐代茶園面積遼闊，江淮一帶人民，大都以種茶為生。唐代國內交通發達，茶之運銷便捷，藉隋所開鑿的運河，及唐代驛道設施完善，驛制健全，江、淮一帶的茶貨，乃源源不絕地輸往北方各地，乃至於洛陽、長安及今湖北、四川一帶，形成「比屋之飲」，並已傳播至域外諸國。

中唐以後，國勢愈弱，茶稅收入，正可彌補國用，而藩鎮擅稅茶商，形成其一筆可觀收入，為其坐大、抗命中央之資本。另外，唐代茶書、茶詩和茶畫等作品甚多，正可佐證唐代種種茶事，然為全帷者少，非佚即殘，是其大憾也。

謝 辭

本文之撰作，構思良久，其間猥蒙王吉林老師之悉心指導，審慎批閱，並提供寶貴意見；又本校師長程光裕、朱重聖、吳智和、許賢瑤等教授、筆者同事張臨生、陳擎光、廖寶秀、吳昌廉等研究員、朋友張榮芳、張宏庸、戴月芳、宋德喜等，提供寶貴資料及意見，得以順利完成斯篇，惠我良多，一併誌謝。另要感謝家人、拙荊等之鼓勵、協助，及家母代為照顧襁褓中之幼兒（文承），使筆者無後顧之憂，又不時給予傳統滋補品——人參湯，無任銘感。



目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茶」之源起及其功用	5
第一節 概 說	5
第二節 「茶」形、音、義之演變	6
一、「茶」形之演變	6
二、「茶」音之演變	9
三、「茶」義之演變	13
第三節 「茶」之異名	16
第四節 「茶」之功用	20
一、功用	20
二、成分	21
三、副作用	23
第三章 飲茶風氣盛行原因及製茶、飲茶方法	25
第一節 飲茶風氣盛行原因	25
一、飲茶緣起	25
二、盛行原因	28
第二節 製茶法及其使用之茶具	33
一、製茶方法	33
二、茶具	34
第三節 飲茶法及其使用之茶器	36
一、飲茶方法	36
二、茶器	38
三、茶器拾遺	41
第四節 其他	43
一、茶具與茶器名稱釐正	43
二、唐代製茶業發達與茶風極盛之關係	46
第四章 茶之產銷及其交易方式	49
第一節 茶之生產	49
一、生長環境	49
二、栽培方法	50
三、產區分布	53
第二節 茶之運銷與傳播	60
一、國內	60
二、國外	62

第三節 茶之交易方式	65
一、國內——錢帛兼行	65
二、國外——博馬、以物易物	68
第五章 茶稅及其與藩鎮之關係	73
第一節 茶稅徵收	73
一、背景	73
二、性質	76
三、始年	80
第二節 榷茶	84
一、意義	84
二、經過	84
第三節 貢茶	86
一、起源	86
二、州郡	86
三、茶役苦況	88
第四節 茶稅與藩鎮之關係	92
第六章 茶書、茶詩與茶畫	95
第一節 茶書	95
一、足本	95
二、殘卷或輯佚本	98
三、存目佚書	103
第二節 茶詩	104
一、飲茶與賦詩之關係	104
二、分類	105
第三節 茶畫	111
一、存世唐人繪與茶有關之畫	111
二、唐代茶畫已亡佚者	112
三、唐代以後之畫家，繪製有關唐代茶人之繪 畫（存少佚多）	113
第七章 結 論	117
參考書目	123
附 圖	135
附 記	163

第一章 緒 論

飲茶一事，在中國歷史悠久。遠者可暫略而不論，近者最遲至西漢（西元前一世紀）時，已有正確可靠的文獻記載飲茶，〔註1〕其間距今已逾二千餘年。反觀域外遠古典籍，有關飲茶之事的記載，則付之闕如。再者，即使被認為同屬東南亞自然茶園的印度、緬甸、暹羅（今泰國）、交趾支那（今越南）等國，〔註2〕雖有茶樹生存，但其人民卻渾然不知茶為何物，更遑論知其功效而利用之，故未見資料留存。

中國是最早懂得飲茶的國家，故稱為「飲茶的母邦」亦不為過。歷朝以來，均留下豐富且信而有徵的飲茶文獻，足見中國飲茶之習俗，已有其悠久的歷史，且飲茶已普及於社會各階層之中。中唐之世（約西元八世紀中葉），飲茶之風已傳遍全國各角落，至於兩都（長安、洛陽）及今湖北、四川一帶，茶已成為「比屋之飲」。〔註3〕同時，並傳播至四鄰域外各地，如日本、朝鮮、回紇及吐番……等民族，均受到中國飲茶風氣的影響，無不飲茶。

中國西南邊陲地帶，崇山峻嶺，草莽叢生，野生茶樹遍布其間，自古已然。唐·陸羽《茶經》、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及各地方志，均有野生茶樹的記載，近年在雲南、四川、貴州等地，又續有發現。鄰近邊境的印度、緬

〔註1〕西漢宣帝時（約西元前59年）蜀人王褒著《僮約》中云：「武陽買茶」。可見西漢時，武陽（今四川彭山縣）已是茶貨的集散中心，王褒與家僮（名便了）約法三章，日常俗事除烹茶外，尚須至武陽買茶，足見當時貴族之家，已普遍盛行飲茶之習俗，距今已逾二千餘年的歷史。

〔註2〕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茶葉全書》（桃園，茶學文學出版社，民國77年5月發行）第一章，頁3。

〔註3〕陸羽，《茶經》（台北，新興書局，民國58年7月發行）卷下之飲，收入宋刻本左圭·百川學海，頁76。

甸、暹羅（今泰國）、越南等國，亦皆有野生茶樹的發現，而野生茶樹發現之地，皆為大河流經之所，此等河流，則皆發源於西藏高原東端，故有認為茶發源自同種之說，其原產地在今西藏高原，由西藏高原順著河流漸次分布於上述各地。〔註4〕由藏南高原迤邐而東，地處熱帶季風氣候區，境內高溫多溼，復多高山及丘陵地，地理上與自然條件均適宜種茶，故此一說是對茶樹的原產地問題，較為客觀而合理的解釋；另從中國飲茶之發展而言，係由西向東，正與茶之原產地為西藏高原之說相符。

然時下部分國外學者，或為政治、經濟上之野心，肆意宣傳印度東北之阿薩姆（Assam）為茶之原產地。〔註5〕此論一出，頓使一般學者頭暈目眩，無所適從，繼而隨聲附和、亦步亦趨，罔顧歷史事實者大有人在。〔註6〕惟事實勝於雄辯，中國有極其悠久且豐富的飲茶史料，可謂俯拾即是，在在皆可為有力的憑證。扭曲誤解，容或惑人於一時，然中國為「飲茶的母邦」及茶之原產地等二事實，最終必將為世人所肯定與承認。

我國古代所遺留下來的飲茶史料，乃是中國甚至是世界上極為珍貴且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世無其匹，睥睨全球。因此，吾人當愈益珍視此寶貴遺產，進而發揚光大。反觀鄰國日本，研究中國固有之茶藝文化的風氣極盛，研究學者輩出，著作繁富，儼然以「茶道」〔註7〕之發源地自居，而實為「茶道」發源地之中國，竟屈居其後，實令人為之扼腕汗顏不止。

〔註4〕 陳祖槩，《中國茶業史略》（台北，東方文化書局，民國68年春季出刊）收入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頁189。

〔註5〕 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英軍入侵印度，英軍軍官勃魯士（Bruce）兄弟於阿薩姆省發現野生大茶樹後，而引起舉世對茶樹原產地的爭議。英國少數學者為推銷印度茶葉，皆堅持主張印度為茶之原產地，如布來克（John H. Blake）、易卜生（A. Ibbetson）、貝爾登（Samuel Baildon）、勃朗（Edith A. Browne）等皆是，而認為中國和日本約在一二〇〇年前由印度輸入茶樹，企圖貶低中國茶業在世界上的地位。

〔註6〕 如日本學者佐伯富、加藤繁等亦認為印度阿薩姆省為茶之原產地，此乃不查之誤。

〔註7〕 「茶道」一詞，首見於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條，云：「楚人陸鴻漸（羽）為茶論……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由此觀之，封演「茶道」原意，並未視之為一種繁文縟節和講求崇高無上的義理。中唐時，「茶道」東傳日本後，將中國之飲茶僵化繁衍為一種沈悶的宗教行茶儀式，「茶道」一詞乃成為日本概稱飲茶諸事的專用語；而在中國將其視為生活中飯後餘事的一部分，而以近乎中庸，不是陳義過高的「茶藝」名詞稱之，較切合國人例不輕言「道」的開懷胸襟。

爲此，對茶藝文化有興趣的中國學者，應積極參與、投入此浩瀚無垠的茶海研究行列中，冀期迎頭趕上。回顧國內愛好茶藝文化者不乏其人，此正是一片復興中國茶藝文化的大好時機，惟並非坊間茶藝館林立即可濟事，應從研究中國固有的茶藝史料著手，否則徒有茶藝館外殼，而不知中國固有茶藝文化爲何事，人云亦云，甚而錯用固有茶藝文化的名詞而不自知，〔註8〕何來奢談復興中國固有茶藝文化之有乎？值此西洋「咖啡文化」正如排山倒海般地傾瀉入侵之際，如何復興中國固有的「茶藝文化」，乃是吾人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

中國茶藝文化，林林總總，範圍廣闊，舉凡茶樹生態之研究；茶樹之種植、栽培、產銷、傳播；茶之採、製、飲用方法；茶具、茶器之製作、使用，及茶法（如茶稅、貢茶、權茶、茶引、茶綱……等）、茶書、茶詩、茶畫……等等之研究，均在其範圍之內。中國飲茶之風，歷久不衰，愈演愈盛，其原因除茶本身之功效外，唐代茶人積極提倡及熱心參與，實居首功。筆者鑒於中國飲茶之風，盛於中、晚唐時期，「茶」形、音、義等三方面之演變，亦至中唐以後始定型，其間之演變，有唐一代實居於關鍵性之地位，而由此更反映出唐代茶風之盛行有以致之。唐代飲茶之風，影響後代極大，造成宋以後各朝茶風鼎盛，政府稅收大增，國用以饒，並視爲與外族和議的重要媒介物。因此，唐代之飲茶，實有承先啓後之功，其茶業發展情形，特值得吾人費心加以研究。又本文之所以以「茶業」一詞爲題，乃因茶業研究範圍較廣，除包括茶葉本身之生態、栽種、產銷……等等問題之研究以外，尚包括茶藝方面之研究，諸如茶具、茶器之製作、使用，及茶書、茶詩、茶畫……等等見證史料，範圍極廣，故以「茶業」一詞爲題，似較貼切，〔註9〕筆者不揣鄙陋，乃擇定此題目作爲研究之對象。

〔註8〕最顯見的例子，乃是茶具、茶器等二名詞之混用、誤用。陸羽《茶經》卷上、卷下分別列有「二之具」及「四之器」二目，顯見茶具與茶器異部，各代表其不同的意義。茶具乃指採茶、製茶及貯藏餅茶所使用的器具，茶器則指烹茶及飲茶用的器皿而言。自古迄今，二名詞混用或誤用者屢見不鮮，亟待予以釐正。請詳見第三章第四節「一、」之釋析。

〔註9〕請參閱《茶藝月刊》（台北，陸羽茶藝中心，民國72年7月發行）第二十八期，頁220、其標題：「茶葉十茶藝等於茶業」，與本文題旨相符。

第二章 「茶」之源起及其功用

第一節 概 說

中國古史上有不少神話與傳說，傳說當比神話可靠；而茶亦有其種種不同的傳說，如傳為戰國時代之作品《神農本草》即載：「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註1〕神農氏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三皇」之一，〔註2〕「茶」即是指茶。上述之記載，僅說明先民將發現茶的功勞，歸之於歷代相傳且無法稽考的古聖先賢的一種託古觀念，顯然不足採信；但根據近代科學分析研究，茶具有解毒、消炎、解渴等功用是不容置疑的。遠古人類在採取草藥時，無意中發現茶之療效，進而加以利用，不無可能。

唐人陸羽因襲前說，亦認為飲茶最早起源於神農氏，在其所著的《茶經》卷下〈六之飲〉中云：「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註3〕另外，近代在敦煌發現晚唐時期唐鄉貢進士王敷撰《茶酒論》的古寫本中亦云：「竊見神農曾嘗百草，五穀從此得分……。」〔註4〕可見唐時一般人仍深信中國農業、醫藥之發展，皆起源於神農時期。中國之發現茶，且利用茶，當有極其悠久的歷史，它最初係作為藥用，後來才逐漸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

〔註1〕佚名，《神農本草》（北京，新華書店，1984年5月發行）陳椽·《茶業通史》引，第一章，頁2。

〔註2〕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5年3月出版）卷一〈五帝本紀〉，唐·張守節正義，頁1。

〔註3〕陸羽，《茶經》（台北，新興書局，民國58年7月發行）卷下〈六之飲〉，收入宋刻本左圭·《百川學海》，頁760。

〔註4〕王敷，《茶酒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4年9月出版）收入《敦煌寶藏》第一二三冊，頁472。（編號伯二七一八號）

飲料。唐以前之文士所著古籍中並無「茶」字，代表「茶」義率皆書寫為「荼」字，亦不唸作如今的「茶」音，「荼」亦有多義，非專指茶；而「荼」之形、音、義的轉變且成定型，其關鍵皆在於唐代，究其原因乃唐代飲茶風氣盛行，飲茶人口日益增多，人民對於「荼」已有普遍的認識，認為「荼」有必要有其獨立之形、音、義，庶免於與另代表其他意義的「荼」字相混淆。茲為更進一步明瞭「荼」形、音、義等三方面之演變，謹詳述如下：

第二節 「荼」形、音、義之演變

一、「荼」形之演變

荼、茶二字，字形相似，在字源上定有密切之關係。唐以前的古籍中並無「茶」字，如詩經、儀禮、爾雅、周禮等書中皆作「荼」字：

（一）詩 經

詩經相傳為西周初期（約西元前 11 世紀）的作品。「荼」首見於《詩經》卷八豳國風〈七月〉篇中：「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註 5〕}薪，柴也。樗，即木質粗鬆的臭椿樹。全句文意為農夫採茶食用，而以樗木當燃料。本句中的「荼」指的是「茶」，^{〔註 6〕}然亦有人持異議，認為「荼」是指「苦菜」，^{〔註 7〕}或是「茗」^{〔註 8〕}

（二）儀 禮

儀禮相傳為周公採集殷禮，並加以損益增飾，經後人陸續增補，至孔子加以刪訂而成。《儀禮》卷十三〈既夕〉篇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註 9〕}

〔註 5〕 鄭玄，《毛詩鄭箋》（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5 年 3 月發行）卷八，頁 3。

〔註 6〕 陳椽，《茶業通史》（北京，新華書店，1954 年 5 月發行）頁 12～13。

陳文懷，茶的品飲藝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 11 月 30 日出版）頁 19。

〔註 7〕 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5 年 8 月出版）頁 267。

于景讓，《說茶》（台北，大陸雜誌，民國 66 年 6 月印行）第五十四卷第六期，頁 1。

陳祖槃、朱自強，《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北京，新華書店，1981 年 11 月發行）頁 10。

〔註 8〕 見《辭源》（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3 年 5 月發行）草部，頁 1276。

〔註 9〕 鄭玄，《儀禮鄭注》（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5 年 3 月發行）卷十三〈既夕〉，

言周朝重禮，婚喪祭祀皆以茶爲禮。這裏的「茶」即是指「茶」，〔註10〕惟漢·鄭玄認爲是指「茅秀」。〔註11〕

（三）爾雅

《爾雅》相傳爲秦、漢間的字書，於卷九〈釋木〉篇云：「檟，苦茶」，〔註12〕東晉·郭璞注曰：

小樹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註13〕

郭璞明白地指出茶葉可煮作羹飲，並且區分茶因採摘時間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異稱，上述記載充分說明「茶」就是指當時所見的茶樹。在中國古籍上，這是首次明確地記載茶之特徵、用途和各種異名，並使「茶」與「茶」的含義日漸分明。

（四）周禮

《周禮》相傳爲漢·劉歆根據武帝時所獲之周官，予以損益而成，於卷九〈地官〉篇云：「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註14〕可見在西周時，茶葉已作爲祭品，並設有專門掌茶之官，聚茶以供喪事之用。〔註15〕惟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及顧炎武《日知錄》中皆云「茶」係指「茅秀」。〔註16〕

此後歷經漢、魏、南北朝、隋人所著之史籍，仍相沿成習皆書作「茶」字，甚至在唐德宗以前之石刻碑銘上，仍沿用「茶」字。例如：

（一）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李邕撰〈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并序〉，〔註17〕文中有「茶毗」二字（如附圖一）。

頁30。

〔註10〕陳椽，前引書，頁13。

〔註11〕同註9。

〔註12〕郭璞，《爾雅郭注》（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5年3月發行）卷九〈釋木〉，頁10。

〔註13〕同上。

〔註14〕鄭玄，《周禮鄭注》（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5年3月發行）卷九〈地官司徒〉，頁8。

〔註15〕陳椽，前引言，頁3。

〔註16〕郝懿行，《爾雅義疏》（台灣中華書局，民國55年3月發行）下之一〈釋草〉，頁37。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3年11月出版）卷七茶，頁171。

〔註17〕見日·藤原楚水，《釋注語石》（日本株式會社省心書房，1975年10月發行）

- (二) 唐玄宗天寶九年(750)崔琪撰〈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并序〉,〔註18〕文中有「茶椀」二字(如附圖二)。
- (三)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泰嶽唐碑中,王圓題名之碑文有「茶藥」二字。〔註19〕
- (四)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徐浩書〈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并序〉〔註20〕文中有「茶毗」二字(如附圖三)。
- (五)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泰嶽唐碑中,任要題名之碑文有「茶宴」二字。〔註21〕
- (六)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吳通微書〈唐國師千福寺多寶塔院故法華楚金禪師碑〉,〔註22〕文中有「茶毗」二字(如附圖四)。

「茶」字,雖首見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蘇恭等撰之《唐本草》〔註23〕中,並已逐漸轉入「茶」音,其後歷經玄宗、肅宗、代宗及德宗等朝,一般人仍不敢輒易其字,由以上的碑銘可略窺一斑。大凡人們新創一字或新發明一事一物,其間皆須經歷一段漫長的過渡時期,嗣後人們才逐漸適應,進而普遍使用,「茶」字亦然。另因當時交通不便,且教育不普及,思想、知識等各方面之傳佈較為緩慢,故人們尚不普遍使用「茶」字,仍習慣使用「荼」字。

顧炎武曾言:「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註24〕是有他的道理的。因自中唐以後,一方面受陸羽《茶經》、盧仝〈茶歌〉及趙贊〈茶禁〉的影響,全國才逐漸普遍使用「茶」字,他們在詩文中,輒將「荼」字易為「茶」字;另一方面自中唐以後,飲茶風氣盛行,人們對茶已有深刻的認識,認為茶本為木本植物,而非草本植物,於是就將「禾」刪去一筆變為「木」,期使文字與實物相符,一則避免與另有其他含義的「荼」字相混淆,另則使「茶」成為

卷九,頁151。

〔註18〕 見日·藤原楚水,前引書,卷三,頁580。

〔註19〕 顧炎武,《求古錄》(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發行)景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八三冊史部四四一目錄類,頁663。

〔註20〕 見日·宮川寅雄、伏見沖敬,《西安碑林書道藝術》(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昭和54年7月發行)頁128。

〔註21〕 顧炎武,前引書,頁664。

〔註22〕 見日·藤原楚水,前引書,卷三,頁547。

〔註23〕 蘇恭等,《唐本草》(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11月發行)收入四部叢刊子部《重脩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卷十三,頁342。

〔註24〕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3年11月出版)卷七茶,頁171。

專用字，故自唐文宗以後所立的唐碑上，「茶」字已全改作「荼」字了，例如：

（一）唐文宗時鄭因撰寫的〈百巖太師碑〉及〈懷暉碑〉，〔註25〕文中有「茶毗」二字。

（二）唐武宗會昌元年（841）柳公權撰〈玄秘塔碑〉，〔註26〕文中有「茶毗」二字（如附圖五）。

（三）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裴休撰并書《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註27〕文中有「茶毗」二字（如附圖六）。

由上述碑銘可知，中唐以前，仍多使用「茶毗」二字；而自中唐以後，「茶」字已出現，故唐末多改用「茶毗」二字。茶毗，梵語，「焚燒」之意，即言僧死而焚之也。或作闍毗，亦作茶毗，譯音字本無定，況「茶」、「荼」古本一字，尤易混也。

由以上之碑銘可知，中唐以後，代表茶意義的「茶」字，皆已改寫為「荼」字了，同時廢棄所有的異名、代名，除「茗」（如附圖七）字偶而沿用外，均已統一書寫為「荼」字。至此「茶」已有其專用字了，不再與「荼」字糾纏不清。

二、「茶」音之演變

唐以前之文士所著的古籍雖無「茶」字，但早在西漢及南朝梁時，已有近似今之「茶」音出現。顧炎武在《唐韻正》卷四中即言：

茶，（原注）宅加切。古音塗……。按茶荈之茶與苦菜之茶，本是一字，古時未分麻韻，茶荈字亦只讀為徒。漢魏以下，乃音宅加反……，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減一畫為茶字。〔註28〕

顧炎武言「茶」在「漢魏以下，乃音宅加反」，即言漢魏以下「茶」音為「ㄘㄚˇ」，此音已近似於今「ㄘㄚˇ（茶）」音了。惟顧炎武未載明其所依據之史料，但吾人相信他絕非憑空杜撰，他當閱讀過漢、魏間記載有關「茶」音之史料。

古人著作繁富，浩如煙海，惟古籍歷經劫難，存世者百不得一，造成後

〔註25〕陳祖槃、朱自振，前引書，頁11。

〔註26〕見日·藤原楚水，前引書，卷二，頁260。

〔註27〕見日·藤原楚水，前引書，卷七，頁513。

〔註28〕顧炎武，《唐韻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3月發行）卷四，收入景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四一冊，頁220。